

世界中國哲學學報

【季刊】
第五期
2001

【專題】
老子哲學

Global Chinese
Philosophy Journal
Nov. 2001 no. 5

1162346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編輯委員

方克立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	翁玲玲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王開府	師範大學國文系	戚國雄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任定成	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	郭齊勇	湖北武漢大學哲學系
		郭朝順	華梵大學哲學系
李志夫	中華佛學研究所	陳福濱	輪仁大學哲學系
宋光宇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湯一介	北京大學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
杜保瑞	華梵大學哲學系		
杜潔祥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楊儒賓	清華大學中文系
韋政通	中國思想史家	葉海煙	東吳大學哲學系
袁保新	淡江大學中文系	歐崇敬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高柏園	淡江大學中文系	賴賢宗	華梵大學哲學系
高瑞泉	華東師範哲學系	蕭振邦	中央大學哲學系
高興民	華中師範哲學系	蕭漢明	武漢大學哲學系
袁偉時	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	龔鵬程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以上依照筆劃順序排列)

總編輯 歐崇敬

執行編輯 鄧敏宏、陳威豪、楊雅惠、林俊維

地址 262 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 160 號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電話 (03)987-1000 轉 12111 連絡人：王宏升

傳真 (03)987-4815

電子郵件 publish@mail.fgu.edu.tw

《世界中國哲學學報》為一綜合性哲學期刊。創刊於民國八十九年。本學報專門刊載有關哲學之論著，並以研究中國傳統哲學、當代華人著作之討論及純粹哲學問題等相關文章為主。發表園地全面公開，竭誠歡迎海內外學者以中、英、日文賜稿。尤其歡迎有問題意識，資料豐富，論證堅實，文字精鍊，具創意且有突破之論文。本刊願與國內外人文期刊相互交換。來稿與來函請寄：262 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 160 號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目 錄

【老子哲學專題】

《老子》中的「損」、「益」說	郭梨華	1
楚簡《老子》「大成若詘」發微 ——兼說老子不非禮樂	魏啓鵬	17

【專題】

違他順自與辯論推理	張忠義	33
倫理政治的歷史命運 ——中國古典政治文化的當下處境與未來命運	任劍濤	43
世紀哲人寄望東方 ——伽達默爾訪問記	洪漢鼎	83
默識與體認 ——熊十力的直覺理論述評	高瑞泉	97
傅偉勳生平及其哲學	歐崇敬	119
戊戌前後的孟荀之爭	陳曼娜	137

【學術報導】

第十二屆國際中國哲學大會綜述	龔 群	159
本刊之稿約		i
本刊撰稿格式		iii

【老子哲學專題】

《老子》中的「損」、「益」說

郭梨華

關鍵字：老子 古樂 禮樂 無聲

作者為：東吳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論文提要：「損」「益」，並不是今日談論經濟議題所談的「損-益」概念，它在春秋戰國以前，是相當重要的哲學觀念，孔子讀《易》曾慨嘆《損》《益》二卦在理解易道上的重要性。帛書《易》傳的出土，學界一般都認為與黃老之學有聯繫，而作為《老子》思想承傳的《文子》也有易說的特色，那麼《老子》中是否有關《易》的解釋？《老子》中確有三章提到「損」「益」之說，「損」「益」與「天象」、與《易》有何關係？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通行本《老子》中共有三處提到「損-益」之說，分別見於第42章、48章、77章，這三章中僅有第48章的前半部份出現於郭店簡《老子》乙組中，「損」字在郭店簡中作「員」；其餘兩章並出現於郭店簡；與帛書甲本與乙本對照，除殘損外，文句上無大差異，只在關鍵字上有異，即甲本「損」字作「敗」，乙本作「云」。《老子》中的「損-益」說，並不是我們今天在論述有關經濟議題中所談論的損益平衡說，但是否只是如同高明先生在《帛書老子校注》中所言：「《老子》以樸素的辯證觀點，說明了「損」、「益」兩種現象之轉化。」抑或是如同王家祐先生指出：「爲道曰「損」，爲學曰「益」已有《易》卦之釋。」^①對於這一問題，確實值得多加關注，因為在《淮南子·人間訓》曾經記載「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嘖〕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

①見於《楚簡老子東釋》中〈王序〉。（楚簡老子東釋／魏啓鵬／萬卷樓，1999）

「而與帛書《老子》同時出土的帛書《要》篇中也論述孔子對於《損》、《益》二卦的重視；其次，帛書《要》篇中提到《損》、《益》，是結合四時，在《老子》中所論述的「損-益」說在通行本第77章中，則是結合「天之道」論述，而《老子》的天道觀，似乎又與史官天文的傳承有關，是以《老子》中的「損-益」是否與《易》卦之釋相繫？《易》與史官天文的傳承又是如何？這些都亟待解答。

《老子》三章中的「損」「益」問題

《老子》中三處並提「損」「益」，在這三處中各有不同的說明方向，茲分別解析如下：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人。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42)

這一章的「損」「益」是就「物」的方向說明，「物」（萬物）是陰陽二氣共構所形就的呈現，因此當其「沖」時，轉化成了「和」，此處之「和」，應當是《國語》中史伯所言「和實生物」的「和」，關於這一點《莊子·田子方》中有一段話應可以作為《老子》「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這句話的再詮釋，它說：「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出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因此，「和」呈現為「物」，「物」基本上表現出兩種運動形式，一個是「損」的運動，一個是「益」的

運動，這兩種運動狀態，從更高的層次而言，無所謂絕對性，而這整個就是「道」的展現；換言之，「損」、「益」既是「物」的兩種運動，同時也是「道」的展現，就「物」而言，「損」「益」是兩種不同而且相反的運動狀態或說作用，就「道」而言，「損」「益」的互動共同完成了「道」的展現。

其次，

學者日益，爲道日損_(損)。損之又_(又)損，以至亡_(無)爲。

亡爲而亡不爲。_(張竹坡本刪)

這一章的「損」「益」就是「學者」與「爲道」所作的區分，「益」是因為有所「缺乏」而增益，同時也蘊涵「溢」的意義；「損」，則是因為「滿」而減損之，同時也蘊涵「虛」的意義。因此「損」、「益」各自是在作一種調和的作用。「損之又損」當如「玄之又玄」的句式，有再轉深一層的意含，同時也指出了被描述的存在，其特質或作用是「X之又X」的X。據此，「無爲」的顯現是藉著「損」的作用達致的，《老子》37章「道常無爲，侯王若能守之」（郭店簡本作：衍互亡爲，侯王能守之），指出了「無爲」既是「道」的特質，同時也是侯王所當信守的，「損之又損，以至無爲」即同時兼涉「無爲」的這兩種涵義，因此「無爲」相較於「損」的作用，顯現了「益」的效用。《老子》43章：「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即詮釋了「損之又損」中「損有」之成爲「無有」，顯現「無爲」之「益」。《老子》的這種損益互動觀，不但在《文子·九守》

中記載著「老子曰：天極則反，盈即損，日月是也。故聖人日損而沖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②而且也與孔子觀魯桓公之廟（《困學紀聞》認為當以周廟為是）時，對於有坐之器的觀點相互輝映，《說苑·敬慎》云：

孔子觀于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蓋為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孔子觀周廟這件事情，同時也記載於《荀子·在宥》、《淮南子·道應訓》《韓詩外傳·卷三》、《孔子家語·三恕》，可見孔子觀周廟之欹器，應確有其事，而且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情，其重要意含在於欹器之被置於周廟，不但表示這是一件禮器，同時也宣示著重要內涵，即滿則覆，強調謙沖胸懷。因此，從文化的觀點而言，欹器置於君王之側，作為君王的提醒，實際

②《文子》中這一段資料，據丁原植先生在《文子資料探索》中的解析，認為應屬於文子學派的思想資料，而且全章似應為《文子》古本資料。見於該書 P. 155。（萬卷樓／1999 年）

是發揮了周人對於盈滿虧損的智慧，^③《國語·越語》曾載范蠡之言：「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說匡。」實際上正體現了當時人的一種盈虛互動的觀點。班固在《漢書·藝文志》對於道家學術本源與精要說明，應是領略了《老子》益互動觀的思想，他說到：「道家者流，……合於堯之克讓，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

再其次，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其賢。（77）

在這一章中，《老子》所論的「損」、「益」^④，是針對「天之道」與「人之道」論述其運作的方式，整個論述中有幾點相當值得關注，一是有關天象的譬喻，一是對於有餘與不足之間「損-益」的互動觀。關於天象的譬喻，《老子》應當是取象於天文中對於宇宙模式的一種論述，認爲「自然」的運行，就好比是一把張開的弓，這樣的一種譬喻在春秋戰國時期是相當特殊的，因爲當時對於天地的宇宙模式是以「天圓地方」爲主，也就是後世所

③感謝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魏啓鵬先生，提醒我注意「欽器」在周作為一種禮器的重要性。

④《老子》此章中通行本與帛書甲本都用「補」字，而帛書乙本則用「益」字。「補」有「益」之義，如《漢書·董仲舒傳》：「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康顏師古注曰：「補，益也。」

謂的「蓋天說」，但是《老子》的這一譬喻顯然不意味是一種「蓋天」思想的體現；另外，東漢所謂的「渾天說」，鄭文光先生認為其思想的發展最早當可溯源至戰國時的惠施^⑤，但這種大地為一球形的思想，《老子》是否已經意識到，則很難斷言，因此這一譬喻重要性，不在於天文學上的觀點正確，而在於說明了《老子》承繼史官文化的特質，將上古時代的「觀象授時」，從農業耕作的需求性與時間的人文制度化，提昇為哲學思想中攸關「自然」之「道」，這一自然之道的取象可能源自於四時運行的觀測，《周髀算經》：「冬至、夏至為損、益之始。」《易·象傳》：「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說明了「損·益」互動觀在春秋戰國時是普遍存在的。這一「自然」之原理，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中，體現為《老子》58章所言：「禍兮福兮之所倚，福兮禍兮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換言之，「損·益」互動不僅取象

⑤鄭文光：「渾天說的形成過程，我以為天球思想是早就出現的-它約略與二十八宿體系的形成同時。但是，大地是一個球形的思想卻出現的比較晚。從現在能找到的材料看，當自戰國時代開始。戰國時代的名家惠施，在他的論辯中就含有大地是球形的思想。例如，「南方無窮而有窮。」（《莊子·天下》）怎樣能夠既是「有窮」，同時是「無窮」？如果把大地想像為一個圓球，那麼，儘管它體積有限，一直向南走，卻可周而復始，無窮無盡。……又例如，「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莊子·天下》）燕在北方，越在南方，天下的中央，怎麼可能在燕的北面，同時又在越的南面呢？關鍵在於「天下之中央」一語。在蓋天說體系裡，「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央。」（《晉書·天文志》）可見古人認無天球北極下面，即地球之北極，乃是天下的中央。但這是因為蓋天說比天穹為半球形的緣故。如果天、地俱為球形。則有北極必有相對的南極，那就不是「天下之中央」，而是有兩個了。一個在「燕之北」--北極，一個在「越之南」--南極。可見惠施對於大地之為球形，是有了初步的認識。」（中國天文學源流／鄭文光／p.222，萬卷樓，2000／原始版本：科學出版社。1979/pp.209-210）

於天文歷象，同時也作為聖人效法「道」而行的指引。

《老子》對於「學」的態度

在《老子》三章的「損-益」互動觀中，最引起人們關注與爭辯的是《老子》對於「學」的態度，這一問題的辯明旨在重新反省：《老子》對於當時文化的批判與省思中所採取的態度。郭店簡本對應於通行本 48 章提出「學者日益，為道日損。」對應於通行本 20 章提出「（絕）學亡（憂）」。這兩部份在郭店楚簡本中是接續著的，因此引發筆者思考《老子》中所謂的「學」究竟是指什麼，如果「學」的內容是指後來所稱的「六經之學」，或者如《國語·楚語》中申叔時對於教導太子提出《春秋》、《世》、《詩》、《禮》、《樂》、《令》、《語》、《故志》、《訓典》，那麼「絕棄學」這件事，不但非常違反史官的職掌，因為史官掌記言與記事，有一迫切的任務就是對於「學」之內容的傳承與發展，同時也與「損-益」的互動觀有異。

《老子》48 章，「損」「益」分別是從事「道」與「學」的兩種運動方式，損「之」的內容，當是指「學者日益」這件事，而不是針對「學」這件事，河上公注解：「學謂政教禮樂之學也。日益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道謂自然之道也。日損者，情欲文飾日以消損。損之者，損情欲也。又損之者，所以漸去之也。」這裡非常明確指出並不是「學」、「道」互斥，而是「日益」與「日損」的互斥，但是這一種互斥的關係卻又在「損之又損」中出現互動。因此，若考慮「損-益」是在「滿」與「不足」的情況下發生，則「為道」與「學」就不可能截然二分為不相干

涉的兩件事情，說明如下：

(1) 竹簡本在這一部份之後緊接著是「絕學無憂……」，可對應於通行本第 20 章，一般都解釋為《老子》棄絕「學」，而這「學」的內容是否就是「為學日益」中當時知識份子所「學」的內容？果真如此，老子是「反學」的，老子所言的「自然」是與「學」相對立的兩方，但是老子的「自然」並不在對立中，而且從老子的後學中，也可以發現都是熟悉當時詩書禮樂之學，因此斷然說老子「反學」，是有待斟酌的。這個問題的明確，可以從兩個方向理解，一是「絕（絕）學亡_{（憂）}」後緊接著是「唯與可（呵），相去幾可（何）？_{（美）}與亞（惡），相去可（何）若？人之所_{（畏）}，亦不可以不_{（畏）}。」一般都認為後面文句所言的美、惡等都是因為「學」的因素所造成，因此絕棄了「學」就能「無憂」；這種理解一種是源自於對「學」的意含不夠明確，如嚴復因此批評老子「絕學固無憂，顧其憂非真無也。處憂不知，則其心等於無耳。非洲駝鳥之被逐而無復之也，則埋其頭目於沙，以不見害己者為害。老氏絕學之道，豈異此乎。」⁶另一種則是依高亨與蔣錫昌將「絕學無憂」一句置於通行本 19 章之後，依「絕聖棄智」之例，主張老子棄絕「學」。竹簡本《老子》出土後，主張將「絕學無憂」應置於 19 章之後，自然失去依據。老子所謂「絕學」，劉信芳先生認為：「《說文》：『絕，斷絲也。』案「絕學」之「絕」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斷」，《史記·天官書》：『後六星絕漢。』《正義》：『直渡曰絕。』「絕學」本身包含有繼學的逆命題，應是有所絕棄，

⑥轉引陳鼓應先生《老子註譯及評介》，p.138。

有所繼承，從原有之學過渡到新創之學。」^⑦另外一解，是認為「絕學」即「絕末學」，《後漢書·范升傳》：「升上奏云：老子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對於這一問題的理解，個人以為「學」的問題，確實在《老子》之後有歧解，《莊子·大宗師》南伯子葵問乎女偶關於「道」是否可「學」的問題，女偶認為「不可」；而在《淮南子·俶真》曾經將「學」分為聖人之學、達人之學、俗世之學，嚴遵則更指明所絕者是「尊辯貴知」之「俗學」。^⑧

(2)「為道」是在與「道」的內容相關涉，但又不是「道」的狀態，所進行的活動。《老子》中對於「為」之於「道」，是採取「無」為、「為而不恃」的方式，因此「為道」並不是「目日」，而是一過程，在《老子》對於「道」的描述，是以「聞」的方式呈現「道」的「在」，「為道」猶如「進道若退」，劉信芳先生認為是「進益學者」^⑨，說明了「為道」無法截然與「學」二分，關於這一點，《文子·道德》：「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這一段與竹簡《文子》可相對應：〔脩德非一〕聽，故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2482）、學在肌月（肉），以口聽者（1756）、〔不深者知不遠，而不能盡其

⑦見於劉信芳《荊門郭店老子解詁》，p.51。（藝文印書館／1999）

⑧參考嚴遵《老子指歸》，p.139。（中華書局／1994）

⑨見於劉信芳《荊門郭店竹簡老子解詁》，p.57。

功，不能〕（2500），丁原植先生認為應屬古本《文子》資料¹⁰。藉由《文子》的記載，我們可以發現老子明確對於「學」與「道」確實採取一種互動觀，而不是一種互斥的觀點。

《老子》「損-益」思維與《易》的關係

《老子》三章中的「損-益」互動觀，我們可以發現與四時的運行、及日月盈虛之天象有關係，而且與《周易》經、傳相互呼應，《損卦·上九》：「弗損益之」，王肅曰：「處損之極，損極則益。」另外《序卦》中也說到：「損而不已必益」，清，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損上九曰：『弗損益之』，故云『損終則弗損益之』。損益盛衰，循環之道。損極必益，故言損而不已必益，而受之以（益）也。」說明了「損-益」之間是相互推移轉化，與《易·繫辭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的陰陽互動思想是相呼應的，《老子》所言「損之又損」基本上也是彰顯「益」的效用，正與《易》的思想有相當的共通性，這一種共通性也表現在《老子》強調「反」、強調「復歸」、以及天道環周的思想。因此我們可以設想：《老子》在某一程度上是承繼《易經》的思想，關於這一部份，當代學者杜而未先生¹¹與王博先生¹²都曾做過統計與分析。

孔子稍晚於老子，同樣也受《易經》之學，這件事情在《史記》中曾記載「孔子晚而喜易」，1973年馬王堆帛易傳《要》的

¹⁰ 見於丁原植《文子資料探索》，p.220。（萬卷樓／1999）

¹¹ 請參閱杜而未《老子的月神宗教》，p.132-135。（學生書局／1988）

¹² 請參閱王博《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p.65-72。（文津書局／1983）

出現，更確證了這件事。在《要》篇中記載著「孔子繇（籀）易，至於損益一〈二〉卦，未尚（嘗）不廢書而嘆，戒門弟子曰：二爻（參）子！夫損益之道，不可不審察也，吉凶之□也。益之爲卦也，春以授夏之時也，萬物（物）之所出也，長日之所至也，產之（？）室也，故曰益。損者，秋以授冬之時也，萬勿（物）之所老衰也長〔夕之〕所至也，故曰產。……〔益之〕始也吉，其冬（終）也凶。損之始凶，其冬（終）也吉。損益之道，足以觀天地之變，而君者之事已。」孔子對於「損-益」的重視，這件事不但記載於《說苑·敬慎》，也見於《淮南子·人間》、《孔子家語·六本》，孔子對於「損-益」的說明，強調了其「天象」上的意含，同時也認爲〈損〉〈益〉二卦是了解易道；觀天之道非常重要的門戶。

因此，引發我們仔細考察《老子》、《易經》及孔子在說明「損-益」上是否有差異。「損-益」在周人的思想中從孔子觀周廟之敬器，可以發現是具現《尚書·大禹謨》：「滿招損，謙受益」的思想，因此「謙」或者「虛」的觀點，是三者「天象」觀測外的又一共通點，但三者也有不同：

（1）關於「虛」

《老子》強調「損之又損，以至無爲。」是從「損-益」互動中，指出世俗中「弱」的思維的重要，如知雄「守雌」、「柔弱」、「虛」、「沖」，並且認爲這一「弱」的思維以是體現「道」的重要質素。

從「虛」的觀點而言，它確如孔子觀周廟對「敬」的重視，但孔子並不是強調「虛」的完成，而是指出「謙」的重要，在於

其「不滿」，以及調和盈虛之「中」，《說苑·敬慎》：「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孔子家語·六本》：「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都說明了「謙」之為「益」的效用。

（2）關於天道

《易經》對於辭中並沒有提出「天道」或「天之道」一辭，關於「天道」或「天之道」的運行，可以藉著卦序及陰陽的互動中得知，其強調終始復返之「時」，在「時」中強調其「位」之「正」。《乾·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說明了《易》對於「時」的觀點。這與《老子》「天道員員」的持續相類，但畢竟《老子》從其中提出哲學的重要觀念「反」，與「正言若反」的思維，同時也因為「天道」的天文取象，提出了「天道無親」的觀點。

孔子則在《論語》中提出「逝者如斯夫」的天道觀，但又同時在〈先進〉指出「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雍也〉：「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述而〉：「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天」在此具有仲裁者的位格特質。

結論

總結上述的探討，不僅老子與易學有關係，孔子也與易學有關，呼應了章太炎、劉師培先生對於「學出於史官」的觀點，同時也從傳世典籍與帛書《要》中，發現不僅老子取象於天文，孔子也關心天文之事。